

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

# 米娅来了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蔡汾镛 陈奕儒 译

5

## 柏林历险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米娅来了



柏林历险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蔡汾谕 陈奕儒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娅来了. 柏林历险 / (德) 苏珊·菲尔舍尔著; 蔡汾镛, 陈奕儒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78-4242-5

I ①米… II. ①苏…②蔡…③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092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2531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12 by CARLSEN Verlag GmbH, Hamburg, Germ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ER GROSSSTADTDSCHUNGEL by  
Susanne Fülisc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 米娅来了：柏林历险

著者	[德] 苏珊·菲尔舍尔
译者	蔡汾镛 陈奕儒
审校	姜林静
策划	张娟平
责任编辑	笄学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5.25

版次 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

定价 24.8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购物



是约斯特太太的爱好!

约斯特先生



最爱把自己藏在报纸后面。

约斯特太太



带着完美的妆容陷入危机。

城市里到处都能看到。



柏林熊



让·皮埃尔



一个冲气的  
戴牙套的法国  
男孩儿……

耶特



急需我的帮助。

这就是我：  
蝴蝶小姐！



米娅·汉森

难以置信，  
她竟然怀孕了！



米娅的妈妈





# 目录

无所知小姐 / 1

探听时间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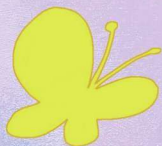
狗屁还是不狗屁? / 24

柏林，我来了! / 31

一个特别普通的妈妈 / 45

小电芯 / 58

卡啦库里，乐普森，大嘿里非! / 80





恐龙、河马和口香糖 / 97

她躲到哪里去了? / 102

清新的微风和像熊一样可爱的熊 / 114

优琪·乌泽尔大师 / 136

最佳女儿奖 / 146

香肠，小香肠，迷你香肠 / 151





## 无所知小姐

暑假。我们总算把它给盼来了！这两个字、二十三画，意味着一桩棒极了的好事，它有无数个星期那么长。假期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总觉得它永远也不会结束，但这纯属胡说八道。因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的流速也会越来越快，仿佛假期一下子就脚底抹油溜了个干干净净。人们又得回学校待着了，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这会儿我们可不会想念学校乌七八糟的空气、臭烘烘的黑板擦和那些数学作业。谢天谢地！因为这当口我们暑假的第一周开始了。我最好的朋友耶特和我一起公园里溜达，我们舔着鲜绿色的薄荷冰激凌，扯着关于迈克的有的没的。他俩已经在一起八天四小时十三又二分之一秒了。也就是说，其实只有耶特一个人在说。我在一旁听着，摆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当最好的闺蜜像内置了一台广播一个劲儿地讲她的爱情琐事时，人们总是这么做的。

“你应该亲眼看看迈克是怎么吃冰激凌的。”耶特热情地说，“单是他握住冰激凌的样子……真是大写的潇洒！”她稍稍弯腰，手肘





支在腰上，歪歪斜斜地握着冰激凌——太斜了，要掉到花坛里去了！

“你的冰激凌！”我警告她。

她的手垂直一翻，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舔到了从华夫饼边滑落的冰滴。冰激凌成功获救。

“说老实话，我完全想象不出迈克像模特一样摆造型的样子。”我说。

耶特眯起眼睛，出神地望着七月的天空。“他是一个模特。是我的心，我的生命，是我这个卑微的金发女孩的存在。”

“金发女孩的存在，”我扑哧笑了，“您可歇歇吧！”

当耶特犯爱情妄想症时，有时她会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聊天。但愿过一会儿她能恢复正常吧！不然的话，我就得把她交给“特别烦人闺蜜办”了。

“不管怎么说，迈克吃冰激凌的样子，甜到让人融化。”耶特有一点儿恼火地说，“如果你看到他吃冰激凌，你也会这么觉得的。”

“但我没看到过啊。”我反驳，随后压低声音补充，我能想到远比“吃冰激凌的迈克”更吸引人的东西。他就住在附近，老是给我碰到，这已经够让我烦的了。

“是呀，幸好如此！”耶特嚷嚷道，“毕竟我才是他两情相悦的心上人，而不是你。”

完全正确。虽然我也很努力了，但我还是觉得，迈克就是茫茫宇宙里的一个屁。他已经十三岁了，和我的哥哥一样大，做送报纸的兼职，喜欢穿汉堡足球俱乐部的T恤。除此之外他完全就是个普

通人。我指的是，普通的笨。就像几乎所有男孩那样。为什么像耶特一样的女孩儿们看他一眼就两腿发软啊？我顶多就是龇牙咧嘴一下——当他在街上慢腾腾、拖拖沓沓地走在我前面，搞得我没法越过他走过去的时候。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迈克对耶特是认真的，而不是仅仅因为耶特在他送报纸时会自愿去帮忙而利用她。那样的话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就好像耶特是一只脆弱的生鸡蛋。

“你是怎么感觉到你们现在在一起了的？”

“你什么意思？”

“你们俩亲过或者怎么过没有？”

“为什么要亲啊？当然没有！但是在电影院我们牵过小手。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是他用小拇指去数我的指节。”

“他数出来多少啊？33？”

“你真是个傻白甜……”

“我一点儿都不傻白甜。你才是傻白甜！坠入情网的傻白甜。”

“坠入情网真的是最美好的事！”耶特嚷道，翻了一个白眼。

我唉声叹气地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耶特已经爱得无可救药了，相比之下，阿林娜的言情小说都显得黯然失色，只能沦为无聊的电脑说明书了。

只是，对耶特来说不幸的是，她的心上人几乎整个假期都在外旅行。他要先去参加一个位于葡萄牙大西洋海岸的夏令营，在





那儿学习冲浪；然后去加拿大看望他的奶奶；最后再去西伯利亚他姑姑那儿，吃鹿里脊和煎鹿肉。表面上是这样。我觉得倒不如说是迈克哄骗了耶特，让她相信他的假期会这么过——我可不知道我们的邻居有这么充满异国风情的亲戚。可能在耶特那因爱生疾的脑子里，波罗的海被搞成了葡萄牙大西洋海岸，梅克伦堡被搞成了加拿大，东弗里斯兰被搞成西伯利亚了吧。

有一会儿我们只是坐在那儿，风轻轻拂过我们光裸的手臂，耶特心心念念想着迈克，而我在惦记着我们的海边之行。因为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月份已经不小了，不能太累，我们会舒舒服服地坐车去一小时车程外的提门多夫，就在波罗的海边。耶特觉得这太稀松平常了，对她来说最起码也得去个令人兴奋的大城市，可我却对海滩、贝壳、水母、法式炸土豆片儿和海水充满了期待。即使妹妹莱娜心烦意乱、帅气的哥哥卢卡斯沉默寡言、爸爸踩着纯天然凉鞋并穿着一条让人尴尬的印有棕榈叶的旧泳裤去沙滩，也不会打消我的期待。

这所有的一切都比压根儿不去旅行要强多了——就像我的很多同学那样，他们根本就没有闲钱（看看我们班的学霸克里斯蒂！假期里她得去在特恩豪森的祖母那儿熬果酱、打扫地窖和粉刷花园的篱笆）。

耶特撞了我一下：“你说，迈克会在假期里拈花惹草吗？”

“在葡萄牙不会，”我严肃地回答，“在加拿大也不会。但是在西伯利亚有可能会。”

“为什么在西伯利亚会？”耶特瞪大眼睛尖叫道。

“因为那边太冷了嘛。他得一直和别人紧贴着，蜷在一起。”

“可他不能这么做！这太卑鄙无耻了！太下流了！”

耶特太激动了，以至于我不得不抓住她的手并把它们交叠在她胸前。现在她看起来像一个拿着冰激凌的西藏喇嘛。“冷静，一个玩笑而已。”

“这玩笑太‘幽默’了，你真诚一点儿行不行啊！”她挣开我的手，跳了起来，跑开一小步。我跟在后面。

“耶特！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迈克才算对你不忠呢？和别的女孩一起走在街上、一起送报纸？还是和别的女孩一起去看电影、数她的指节？”

耶特垂下了头：“你对此一无所知。”

“对什么一无所知？”

“对爱呀，哎哟！”

“那就解释给我听，让我能有所知！”

“爱是没办法解释给别人听的。”耶特调整了一下眼镜，“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比坐在提门多夫的沙滩上吃冰激凌、被黏不拉几的水母攻击要好。”

“也比有一个新的蝴蝶发夹好吗？”

耶特笑了，“要好得多，蝴蝶小姐。”她常常这么称呼我，因为我喜欢收集各种样式、颜色和大小的蝴蝶造型的东西——除了真的蝴蝶，它们更应该在大自然里四处蹿跖。





“他显得那么惹人喜爱，”耶特认真地说下去，“他对我的甜言蜜语怎么也说不尽。不久前他还说，我的头发……”

“看起来很美？”我猜测。

“不！他说的是，像金丝一样。”耶特把一绺发丝绕在指尖，神情梦幻。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她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梦幻思维里兀自飞升、飘向天空了。

也许我也真的有一点儿羡慕了，但也只是一点儿。除了因为我不能这么准确地理解“爱”之外，还因为永远不会有男孩热情地谈论我金丝般的长发。原因很简单：我从我爸那儿继承了鼠棕色混杂的头发。这还算好的了，起码我没遗传到他的络腮胡。

“我不希望他把这些甜言蜜语说给别的女孩听。”耶特继续说，“这你明白吗？”

“他也不会这么做。”我安慰地摩挲她的指节，“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金发。瞧瞧我，一头鼠棕色头发，睫毛短得跟鼠毛似的。”

“没关系呀。你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夏天还会有迷人的雀斑，而当你笑起来的时候，太阳总会升起。”

耶特在我脸颊上“吧唧”亲了一口，湿答答的。平时我总觉得这怪恶心的，但是今天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刚刚一股暖流流经我全身。即使耶特和我有时会拌嘴，她依然是，并且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闺蜜。

我们手挽着手，走向公交车站。这会儿已经十二点半了。一点

钟的时候耶特必须到家，因为她的药剂师父母几乎每周六都要带她去一家高级餐馆吃饭。今天他们要去港口新城吃日式料理。我希望可怜的耶特不用吃生鱼片或打包带走海蜇。对我来说，只要奥尔加奶奶时不时弄点儿寿司给我们吃，并在吃的时候激动欢呼“生鱼片真是太好吃了”，就足够了。

当公交车驶来时，耶特突然窃笑起来，说：“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不知道，但是我会报名参加一个读心课程，然后就能告诉你了。”

“傻瓜！”她招了我一把，“我觉得你也应该体验一下爱情的滋味。这样我就不用再绞尽脑汁想着要怎么给你解释爱了。”

“爱情的滋味，”我夸张地模仿道，“那么我到底该在谁或是在什么东西那儿，才能好好地体会它呢？”

公交车在距我们一米处刹车，发出刺耳的嘎吱声。耶特神秘兮兮地说：“我已经知道该找谁了。”

“真的吗？到底是谁？”

耶特掏出月卡，登上了公交车。她幸灾乐祸地笑了，笑得那么开怀，就好像有人把她的嘴角扯到耳朵那儿一样。“好好想一想吧，蝴蝶小姐！拜拜啦！”

车门咣嗒一声关上后，公交车开走了。我可不只是蝴蝶小姐，我还是无所知小姐——百分百不掺水的。

当我用钥匙打开房门时，一股令人恶心的饭菜味儿飘了过来。





我嗅了嗅空气。猫小便掺杂了大蒜和黑板擦？还是夹着炖卷心菜和变味了的黄油颗粒的不新鲜的鱼堡？我还没来得及继续思考，厨房里就一阵叮当作响，什么东西“咕咚”了一声，刺耳的惊叫声随即响起：“啊——”

“妈妈？”我尽可能快地跑过门厅。千万别是她摔了，然后出了点儿什么事。那不仅对她来说太可怕了，对肚子里的宝宝来说更是如此。

“不是你妈妈。是我。”

奥尔加奶奶坐在地上，被米袋、燕麦袋和麦片袋围在中间，正揉着膝盖呢。

“奶奶，你哪儿伤着了吗？”两句话的工夫，我已经跑到她身边，把她扶了起来。

“还好吧，我的小蝴蝶。”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其他人去哪儿了？”

“问题一：做饭。问题二：去为度假准备一些东西。比如防晒霜，你妈妈要防晒系数三十的，你哥哥要用四十的，你和莱娜要用五十的。你爸不用。他的络腮胡子已经可以帮他抵御阳光了。”

这会儿我也不想知道得这么清楚。

奥尔加奶奶拽了拽她的滚石T恤，配着T恤，她穿了条亮青色的裤子。然后她一瘸一拐地走向汤锅，里面就像火山内部一样在翻滚、咆哮、咕嘟作响。

“你真的没有受伤吗？”我飞快地从地上收拾起包装袋，把它

们重新在货橱里分类放好。奶奶想和她的男朋友去苏格兰兜风。如果这计划仅仅因为她给我们煮了一顿猫小便味儿的饭就泡汤了的话，那也太糟糕了。

她摸了摸膝盖，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野草是灭绝不了的。<sup>①</sup>你懂的。话说回来，你们这儿一丁点儿鹰嘴豆都没有？”

“窃笑豆<sup>②</sup>？这玩意儿只有莱娜那儿有，耶特那儿有时也有。但恐怕这可不能拿来煮。”

虽然我的笑话并不算特别好笑，奶奶还是笑弯了腰，笑得抱住了她圆乎乎的肚子。“那我现在到底应该做什么菜呢？”她思考着，翻了翻货橱，但那里只有咖啡、茶和可可粉，有时也会有糖果。

“米饭？”我提议道，“或者字母面？”

“看在上天的分儿上，米娅！这会是一种罪过！”她把橱门给关上了。

“那只是一个建议而已。”我耸耸肩说。扪心自问，到底哪个更糟：是蚂蚁都踩不死、毫无杀伤力的字母面，还是奶奶做的闻起来分外凶残、我觉得都要坏了的菜。我偷偷看了一眼锅，却被里面浅褐色的稠糊糊吓得连连后退，恍若遭了雷劈。

“奶奶，这是什么鬼？”我的脑袋撞上了厨房碗柜，蝴蝶发卡弹开，掉到了地上。

① 谚语。意指：我们这种人是不会遭殃的。

② 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Kichererbsen（鹰嘴豆）一词中，Kichern也有“窃笑”的意思，所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窃笑豆”。



“肯尼亚的豆子大杂烩，搭配印度调味品和一小撮想象力——大蒜里放了点儿人们赞不绝口的酱瓜。”

哎哟喂。这菜谱，想必是中了爱情迷药的耶特的杰作吧。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吃番茄酱汁意大利面？”我一边说一边弯腰捡起发卡，“或者荷包蛋配土豆？”

“我想让你们大吃一惊——用一份堪称完美的假期菜肴。”奶奶对我眨了眨眼睛，“这儿有一个大惊喜在等着你们。我从今天早上就开始在家里准备它了。”

我深深地担忧了起来。是糕点颗粒配癞蛤蟆黏液？还是凝结炼乳夹蛆？我闭上眼睛，视死如归地一把拉开冰箱。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在奶酪玻璃罩旁看到了一个用铝箔纸盖着的碗。我小心地掀开了铝箔纸……哇噻！是巧克力慕斯！不知道是哪个神仙今天这么眷顾我。

不一会儿，家人们也慢腾腾地回来了。飞快地洗了手，奶奶昂首挺胸地把那道恐怖菜肴端上了桌。妈妈的脸色有些苍白。不知道是因为肚子里的小约瑟芬把她身上所有的维生素都吸吮干净了，还是被这菜给吓的。

“愿你们吃得满意！”奶奶高声说。

“你也一样。”爸爸这么回应，“也谢谢你做饭。你一直以来帮了我们太多了。”他是个天生的教育家。

奶奶弯起胳膊摆了摆手，好像她和企鹅有直系血缘关系似的。莱娜快活地大口吃了起来。“嗯，好吃！”她嘟囔道。